

第三十回 上封章天子識奇才 掌兵權女兒拜大將

話說寶珠回家，心裡有些見獵心喜。坐下來思想一遍，即取文房四寶過來，遂提筆寫道：

左副都御史臣松俊為謹上條陳恭呈御覽事：竊以海疆多事，聖天子詢及芻蕘，臣以為小丑跳樑，無煩慮慮，謹擬十不足慮之說，為我皇上縷晰陳之。苗兵素無大志，今所以攻城奪地者，內賊誘之也。內賊恃外寇為聲援，外寇以內賊為嚮導，合之則氣壯，離之則勢孤，破其一路，其餘不足破也，此不足慮者一也。

苗兵遠來，路徑不熟，今既深入，進退維艱，此不足慮者二也。苗兵烏合雖眾，其性多疑懼；勝則勇往直前，敗則彼此不顧，此不足慮者三也。苗兵之附海賊也，為利而來，並非真心相助，日長月久，必生內變，此不足慮者四也。敵兵航海遠征，利在速戰，曠日持久，兵糧不給，銳氣一衰，破之必易，此不足慮者五也。

天下承平已久，人不知兵，見烽火而驚心，遇干戈而喪膽，大軍既集，人心則安，此不足慮者六也。今城池雖失，賊人姦淫慘戮，不得人心，官兵軍民陷於賊中者，必不樂為之用，既有外援，必多內應，此不足慮者七也。且叛者邱廉一人，其餘從賊之輩，或為勢迫，或為利誘，如其失利，人各一心，何能用命？此不足慮者八也。苗兵之性，畏暖耐寒，方今春去夏來，必有思歸之念，天時不利，人事可知，此不足慮者九也。

苗蠻出役，宜於山逕，今入內地，平川曠野，非其所宜，且海賊爭戰利於水，苗蠻用兵利在陸，雖雲犄角，實不相關，此不足慮者十也。伏乞我皇上，兵宜練精，將宜選勇，帥宜任專，臨機應變，通權帷幄之中，決勝千里之外，要在審時而度勢，慎勿拘執以鮮通。出奇兵以勝之，神而明之，存乎其人矣。臣本書生，不習戎事，胸中臆斷，紙上談兵，伏乞皇上聖鑒施行。謹奏。

寶珠寫罷，遞與紫雲看了一遍，笑道：「好經濟，我看不必惹事罷。」寶珠道：「放心，斷不致教我這個小孩子去出兵。我也不得不如此，門面是要顧的。」明日早朝，寶珠將本上了。

到晚，又接到緊報，說省城已失，和親王退到連江，潘尚書殉難。這一報來，各官都慌。寶珠等趕到潘府弔唁，潘府合家號哭，眾人正在勸慰蘭湘。松府家人進來，對寶珠道：「有旨意立傳少爺保和殿見駕。恐怕來不及，大小姐吩咐，連公服都帶來，請少爺穿好就去。」寶珠道：「什麼事？」家人道：「不知道，是內閣來傳的。」寶珠道：「你們套車點燈伺候。」家人道：「早預備了。」少爺連忙穿了公服，辭別家人上車，到保和殿來見駕。

原來皇上細看各官條陳，看到松俊的，大稱上意，就到內閣同劉相等商議，說松俊雖是個小孩子，見識很好，上的條陳，頗合機宜，朕想著他去平寇；無如年紀太幼，不便著他前去。劉相心裡想起寶珠的舊恨來，倒極力保舉一番。後來又得這個緊報，一時沒個人去，只得召他來問問。寶珠遂將所奏的十條，細細的奏對，聖心大悅，笑道：「朕著你去平賊，你去不去？朕看你倒盡可去得。」寶珠不敢言語。

皇上又道：「就著和親王監軍，你為主帥，凡事計議而行，何愁不克？」寶珠叩首道：「主上既命臣去，臣自然盡心報國，不敢憚勞。但主上既要用臣，就別用親王，若用親王，臣就不敢去。」皇上道：「為什麼呢？」寶珠道：「主上用臣，各事自當讓臣專主，若有親王監軍，凡事還是請命好，不請命好，就有許多的掣肘了。臣愚直之言，望陛下聖鑒。」皇上聽寶珠之言，心中大悅，道：「果然有志不在年高，好個帥宜專任！」

遂當面降旨，加兵部侍郎經略大臣，總辦海疆軍務，便宜行事。各省文武官員，俱受節制，聽其調用，有不遵者，先斬後奏。先統神機營大軍十萬，限三日內起行，星飛去救。寶珠謝恩出朝。皇上回宮，又將各官奏章翻閱，見李文翰的條陳，也還切實，就用做副帥，參贊軍機。和親王召回議處，潘利用優恤。

這道旨一下，真急壞了多少人。松、李兩家，早已有信，松夫人急得無可如何，只是哭。暗想：「怎麼這種巧法，皇上愛上我家人了？一個女兒差了去不算，還要帶上個大女婿去。聽說苗子利害，我家兩個小孩子去，料定不得回來，不去又不能。連親王都殺他不過，潘尚書這大年紀，還遇了害。怪老爺當日高興，把他裝個男子，如今這顆掌上明珠，要斷在他手裡了！」越想越恨，眼淚好似斷線珍珠。

寶珠回府，見夫人躺在炕上垂淚，上前叫了一聲娘，就挨在旁邊坐下來。夫人坐起身，扯住室珠的手道：「孩子，你這點年紀，怎麼能做出上經略？主子也太糊塗了。難道就沒個人去？教娘如何放得心！」寶珠也就流下淚來道：「娘是那裏話，食君之祿，忠君之事。又道事君能致其身，身子都是君的，敢不替國家辦事嗎？」

夫人長歎一聲道：「我只怪你糊塗爹爹。」金子上來勸慰夫人道：「少爺去定海疆，正是喜事，太太怎麼倒傷心？況且幾個毛賊，少爺去了，手到擒來。」寶珠道：「姐姐怎麼不見？」金子道：「大小姐嗎？彩雲說他得了這個信，暈了一跤，如今扶他牀上睡著呢。」寶珠詫異道：「這是什麼意思？我去瞧瞧。」

才要進去，只見寶林飄然而來，進了房，喜笑顏開，對寶珠道：「大喜大喜。」寶珠趕忙招呼坐下。見夫人流淚，笑道：「娘哭什麼？這等喜事，人家求之不得的，又升官，又威風，那個官員不受他節制？平定下來，就可以滅寇之功，為將來辨罪之地。想起來還要歡喜，也圖個吉利。」夫人也知道是寬慰之言，只得住了哭，點點頭。寶林就拉了寶珠進套房來，姊妹對坐。寶林道：「三天就要起兵，也要收拾收拾。」寶珠道：「我想帶了紫雲、綠雲同去，才便當呢。」寶林道：「那自然。我還有一個人，要你帶去。」寶珠道：「可是松勇？萬不可少的。」寶林道：「松勇何消說得，是筠兒。」

寶珠詫異道：「這險地帶他去幹什麼？」寶林道：「你知道什麼，他在家也不安分，我照管不來，況他中舉，不若是你的力，還能中進士嗎？他倒會動手動腳的，你帶他去立點功，圖個出身。」寶珠道：「怕娘不肯。」寶林道：「你不必慮，有我呢。」此刻，外邊也有許多親友來賀喜，門首車馬填塞，燈燭輝煌，寶珠一概辭謝。就連夜吩咐紫雲等收拾行裝，應用的物件，雖不能多帶，也有許多省不來的，一切都經紫雲過手，大小姐也隨時指點。寶林又在夫人面前，極力的說要松筠去立功。夫人始而不肯，經寶珠剖明明白，也就允了。

寶林回房，同兩個丫環用元青緞製成兩件窄袖小襖，背著人總是流淚，在人面前卻一點不形於色。次日，寶珠上車，寶林道：「

在李府用了飯，回了神機營，將帥領軍各官都來參謁。寶珠吩咐明日天明，在大教軍場聽點。眾官領諾辭出。再說許文卿聽見這個旨意，真急得手足無措，暗想好容易費多少心機，才算是我口中之食，誰知倒送把苗子頑去了？再想我天上少世間無的美人，到何處去找？要教他這時候改妝，規避的罪名就當不起，也是沒得安穩歸我。想來想去，無法可施，一夜不曾合眼。

今天早間，曾到松、李二處走了一遭，松府門上擋駕，心想就進去，也不能講話，見面反難為情，不如回去罷。到家坐在書房，長吁短歎，飲食都不進。許夫人知道兒子心事，叫進去勸了一番說：「銀屏明日要去送他，你有甚話說，何不說給你妹子，著他傳了去。」文卿道：「不便，我想今晚去見他一見，就怕他不肯出來。」夫人沉吟道：「你進去先見他太太，說了來意，你坐在他內室裡，他也不好回你。」文卿點頭。

到了晚間，卻說寶珠在母房中同姐商議蕃兒親事，如舅舅來，姐姐就可說明，請張山人先送了聘，不必等候我回來，是一定准的。又吩咐蕃兒今年會試的話。夫人在旁，只管叮嚀，不是說臨陣小心，就是說寒暖在意，寶珠只好一一答應。忽見金子飛跑進來道：「許少爺進來了，也不候門上通報，攔他不住，說要見太太呢。」

寶林、寶珠慌得趕緊進了內房，這裡文卿已搖進來，對夫人一揖，叫了一聲：「姻伯母！」夫人還禮。文卿又道了喜，夫人請他坐下。小丫頭送上茶來，夫人同他寒溫幾句，問他母親好。文卿道：「家母命小姪過來見姻伯母賀喜。還有一句要話。」意思要見秀卿面達。夫人道：「他去見他舅舅，不知有甚話講呢。」文卿道：「小姪沒事，不妨候一候。」夫人道：「回來晚呢，怕公子不耐煩。」文卿就知是推托之意，笑道：「不妨不妨。」將些閒話同夫人談，請夫人只管用煙，不必陪他。

夫人要叫松筠進來陪，他又再三阻止。延到一二更天，都不肯走。夫人正有心事，好不厭煩。內房寶林也知文卿坐著不走，就對寶珠道：「你就見他一見，看他有甚話講。」寶珠不開口。寶林道：「你不見他，是不肯去的。」寶珠道：「我可不好見他。」寶林道：「奇了，你難道同他沒有會過嗎？自然他有事才來呢。」回頭對紫雲道：「你去請太太進來。」紫雲答應，到正房侍立夫人旁邊，低聲道：「大小姐請太太呢。」

文卿一看，認得也是個可人，心裡格外難受，不轉眼的看著紫雲。夫人起身道：「公子請坐，就來奉陪。」文卿道：「伯母請便。」夫人進內，寶林迎著道：「不見他是不肯走的。」夫人道：「原是說有要話講呢。」寶林道：「就讓他進來，看他怎樣。妹妹偏又不肯。」夫人道：「也怪不得他。」寶林就在耳邊說了幾句。夫人點首，長歎一聲，出來對文卿道：「公子請裡坐罷。」

文卿聽了，就如奉了軍令一般，心中大喜。紫雲已拿著紗燈伺候引路，文卿看著他，愛得什麼似的，要想句話同他說說，一時又想不出來，過天井，繞欄杆，進了玻璃窗，領他在右間坐下，紫雲已進書架暗門。少刻，綠雲送茶過來，文卿品著茶，四面觀望，嘖嘖稱羨。停了半晌，只聽書架內低低的道：「出去罷，要什麼緊呢？」挨了片刻，才見寶珠慢慢踱將出來。未知文卿見寶珠有何話說，且看下回分解。